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建九

東晉罽賓三藏 瞿曇僧伽提婆譯

梵志品婆羅婆堂經第十三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鹿子母堂爾時有二人婆私吒及婆羅婆梵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梵志見已極訶責數甚急至苦而語之曰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捨勝從不如捨白從黑彼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惡極犯大過爾時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遙見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

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見已語曰賢者婆羅婆當知世尊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堂上來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賢者婆羅婆可共詣佛或能因此從佛聞法於是婆私吒及婆羅婆即詣佛所稽首作禮從後經行世尊迴顧告彼二人婆私吒汝等二梵志捨梵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梵志見已不大責數耶彼即答曰唯然世尊諸梵志見已極訶責數甚急至苦世尊問曰婆私吒諸梵志見已云何極訶責數甚急至苦耶答曰世尊諸梵志見我等已而作是說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捨勝從不如捨白從黑彼

禿沙門爲黑所縛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
大惡極犯大過世尊諸梵志見我等已如是
極訶責數甚急至苦世尊告曰婆私吒彼諸
梵志所說至惡困極無賴所以者何謂彼愚
癡不善曉解不識良田不能自知作如是說
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
以者何婆私吒我此無上明行作證不說生
勝不說種姓不說僇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
因坐因水所學經書婆私吒若有婚姻者彼
應說生應說種姓應說僇慢彼可我意不可
我意因坐因水所學經書婆私吒若有計生
計姓計慢者彼極遠離於我無上明行作證
婆私吒說生說姓說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
因坐因水所學經書者於我無上明行作證
別復次婆私吒謂有三種令非一切人人共

諍雜善不善法彼則爲聖所稱不稱云何爲
三刹利種梵志種居士種婆私吒於意云何
刹利殺生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居
士亦然非梵志耶答曰世尊刹利亦可殺生
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梵志居士亦
復如是世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何梵志離
殺斷殺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
正見刹利居士爲不然耶答曰世尊梵志亦
可離殺斷殺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離邪
見得正見刹利居士亦復如是世尊問曰婆
私吒於意云何若有無量惡不善法是刹利
居士所行非梵志耶若有無量善法是梵志
所行非刹利居士耶答曰世尊若有無量惡
不善法彼刹利亦不可行梵志居士亦復如
是若有無量善法彼梵志亦可行刹利居士

亦復如是婆私吒若有無量惡不善法一向
刹利居士行非梵志者若有無量善法一向
梵志行非刹利居士者彼諸梵志可作是說
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
以者何婆私吒見梵志女始婚姻時婚姻已
後見懷妊時懷妊已後見產生時或童男或
童女婆私吒如是諸梵志亦如世法隨產道
生然彼妄言誣謗梵天而作是說我等梵志
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婆私吒若族
姓子若干種姓若干種名捨若干族剃除鬚
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我學道應作
是念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
化所以者何婆私吒彼族姓子入我正法律
中受我正法律得至彼岸斷疑度惑無有猶
豫於世尊法得無所畏是故彼應作是說我

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婆私
吒彼梵天者是說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梵是
如來今是如來無煩無熱不離如者是如來
也婆私吒於意云何諸釋下意愛敬至重供
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耶彼則答曰如
是世尊世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何若諸釋
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
王如是波斯匿拘娑羅王則於我身下意愛
敬至重供養奉事我耶答世尊曰諸釋下意
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者
此無奇特若波斯匿拘娑羅王下意愛敬至
重供養奉事於世尊者此甚奇特世尊告曰
婆私吒波斯匿拘娑羅王不如是意而於我
身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我沙門瞿曇
種族極高我種族下沙門瞿曇財寶甚多我

財寶少沙門瞿曇形色至妙我色不妙沙門
瞿曇有大威神我威神小沙門瞿曇有善智
慧我有惡智婆私吒但波斯匿拘娑羅王愛
敬於法至重供養爲奉事故而於我身下意
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我爾時世尊告比丘
曰婆私吒有時此世皆悉敗壞此世壞時若
有衆生生晃昱天彼於其中妙色意生一切
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爲食自身光明昇於虛
空淨色久住婆私吒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
彼大水上以風吹攪結構爲精合聚和合猶
如熟酪以抨抨乳結構爲精合聚和合如是
婆私吒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彼大水上以
風吹攪結構爲精合聚和合從是生地味有
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
爲味如蜜丸味婆私吒有時此世還成復時

建九

五

若有衆生生晃昱天壽盡業盡福盡命終生
此爲人生此間已妙色意生一切支節諸根
具足以喜爲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
住婆私吒爾時世中無有日月亦無星宿無
有晝夜無月半月無時無歲婆私吒當爾之
時無父無母無男無女又無大家復無奴婢
唯等衆生於是有一衆生貪饕不廉便作是
念云何地味我寧可以指抄此地味嘗彼時
衆生便以指抄此地味嘗如是衆生既知地
味復欲得食彼時衆生復作是念何故以指
食此地味用自疲勞我今寧可以手撮此地
味食之彼時衆生便以手撮此地味食於彼
衆生中復有衆生見彼衆生各以手撮此地
味食便作是念此實爲善此實爲快我等寧
可亦以手撮此地味食時彼衆生即以手撮

此地味食若彼衆生以手撮此地味食已如是如是身生轉厚轉重轉堅若彼本時有清淨色於是便滅自然生闇婆私吒世間之法自然有是若生闇者必生日月生日月已便生星宿生星宿已便成晝夜成晝夜已便有月半月有時有歲彼食味在世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地味多者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衆生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便滅地味滅已彼衆生等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地味奈何地味猶如今人含消美物不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是婆私吒地味滅後彼衆生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

卷九

六

爲味如蜜丸味彼食此地肥住世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地肥多者便生惡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衆生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婆羅便滅婆羅蜜丸味彼食此婆羅住世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婆羅多者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衆生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婆羅便滅婆

羅滅已彼衆生等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婆羅奈何婆羅猶如今人苦法所觸不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是婆私吒婆羅滅後彼衆生自然粳米白淨無皮亦無有穢葉長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鹽味無有生氣衆生食此自然粳米如彼衆生食此自然粳米已彼衆生等便生若干形或有衆生而生男形或有衆生而生女形若彼衆生男女形者彼相見已便作是語惡衆生惡衆生婆私吒惡衆生者謂說婦人也若彼衆生於男形及女形者彼衆生等則更相伺更相伺已眼更相視更相視已則更相染更相染已便有煩熱有煩熱已便相愛著相愛著已便行於欲若見行欲時便以木石或以杖塊而擲打

之便作是語咄咄弊惡衆生作非法事云何衆生共作是耶猶如今人迎新婦時則以幘華散或以華髮垂作如是語新婦安隱新婦安隱本所可憎今所可愛婆私吒若有衆生惡不淨法憎惡羞恥懷慚愧者彼便離衆一日二日至六七日半月一月乃至一歲婆私吒若有衆生欲得行此不淨行者彼便作家而作是說此中作惡此中作惡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起家法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於中有一懶墮衆生便作是念我今何爲日日常取自然粳米我寧可併取一日食直耶彼便併取一日食米於是有一衆生語彼衆生曰衆生汝來共行取米耶彼則答曰我已併取汝自取去彼衆生聞已便作是念此實爲善此實爲快我亦寧可併

取明日所食米耶彼便併取明日米來復有一衆生語彼衆生曰衆生汝來共行取米耶彼則答曰我已併取明日米來汝自取去彼衆生聞已便作是念此實爲善此實爲快我今寧可併取七日食米來耶時彼衆生即便併取七日米來如彼衆生自然粳米極取積聚彼宿粳米便生皮穢刈至七日亦生皮穢隨所刈處即不復生於是彼衆生便共聚集極悲啼泣作如是語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我曹等儲畜宿米所以者何我等本有妙色意生一切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爲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我等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爲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味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地味多者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

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便滅地味滅後我等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爲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肥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地肥多者便生惡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肥滅後我等生婆羅有色香味云何爲色猶如曇華色云何爲味如淖蜜丸味我等食婆羅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婆羅多者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

建九

九

婆羅便滅婆羅滅後我等生自然粳米白淨
無皮亦無有穢藁長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
生熟有鹽味無有生氣我等食彼自然粳米
如我等自然粳米極取積聚彼宿粳米便生
皮穢割至七日亦生皮穢隨所刈處即不復
生我等寧可造作田種立標榜耶於是彼眾
生等造作田種豎立標榜於中有一眾生自
有稻穀而入他田竊取他稻其主見已便作
是語咄咄弊惡眾生云何作是汝自有稻而
入他田竊取他稻汝今可去後莫復作然彼
眾生復至再三竊取他稻其主亦至再三見
已便以拳杖牽詣眾所語彼眾曰此一眾生
自有稻穀而入我田竊取我稻然彼一眾生
亦語眾曰此一眾生以拳杖我牽來詣眾於
是彼諸眾生共聚集會極悲啼泣而作是語

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守田也所以者何因
守田故便共諍訟有失有盡有相道說有拳
相杖我等寧可於其眾中舉一端正形色極
妙最第一者立爲田主若可訶者當令彼訶
若可擯者當令彼擯若我曹等所得稻穀當
以如法輪送與彼於是彼眾生中若有端正
形色極妙最第一者眾便共舉立爲田主若
可訶者彼便訶責若可擯者彼便擯棄若有
稻者便以如法輪送與彼是田主是田主謂
之刹利也令如法樂眾密護行戒是王是
王謂之王也建九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刹
利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於
是彼異眾生以守爲病以守爲癱以守爲箭
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禪也
彼從無事朝朝平旦入村邑王城而行乞食

彼多衆生見便施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衆生以守爲病以守爲癱以守爲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禪也此諸尊捨害惡不善法是梵志是梵志謂之梵志也彼衆生學禪不得禪學苦行不得苦行學遠離不得遠離學一心不得一心學精進不得精進便捨無事還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經書彼多衆生見如是已便不復施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衆生本以守爲病以守爲癱以守爲箭刺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於禪不能得禪學苦行不得苦行學遠離不得遠離學一心不得一心學精進不得精進便捨無事還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經書此諸尊等更學博聞不復學禪是博聞是博聞謂之博聞婆私吒是謂初因

建九

十一

初緣世中有梵志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於是彼異衆生各各諸方而作田業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謂之鞞舍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鞞舍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婆私吒世中起此三種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云何世中有此三種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耶於刹利族族姓之子能自訶責惡不善法自厭憎惡惡不善法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而作是念我當作沙門行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梵行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亦自訶責惡不善法自厭憎惡惡不善法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亦作是念我當作沙門行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梵行婆

私吒如是世中起此三種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也婆私吒我今廣說此三種姓云何廣有此三種耶刹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婆私吒刹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婆私吒刹利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口意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受於苦樂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口意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受於苦樂婆私吒刹利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

建九

十二

善思善觀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善思善觀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婆私吒如是此三種廣分別也梵天帝主說此偈曰刹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彼為天人稱 婆私吒梵天帝主善說此偈非不善也善歌諷誦非不善也善誅語言非不善也謂如是說 刹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彼為天人稱

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

刹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

彼爲天人稱

佛說如是尊者婆私吒婆羅婆等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須達多經第十四

建九

十三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須達多居士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世尊問曰居士家頗行施耶須達多居士答曰唯然世尊家行布施但爲至麤不能好也糠飯麻羹薑菜一片世尊告曰居士若施麤食及施妙食俱得報耳居士若行麤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

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麤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

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
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
士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極大
富樂資財無量封戶食邑多諸珍寶畜牧產
業不可稱計彼行布施其像如是八萬四千
金鉢建九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
盛滿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金鉢盛滿
碎金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銀
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象莊校嚴飾白絡覆
上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馬莊校嚴飾白絡
金合霏那行如是大施八萬四千牛衣繩衣
覆構之皆得一斛乳汁行如是大施八萬四
千女姿容端正觀者歡悅衆寶瓔珞嚴飾具
足行如是大施況復其餘食噉含消居士若
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若復有施滿閻浮場

凡夫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
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
若復有施一須陀洹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
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
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食若復有施一
斯陀含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
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
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食若復有施一阿
那含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
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
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食若復有
施一阿羅訶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
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
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
阿羅訶食若復有施一辟支佛食者此於彼

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舍百阿那舍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若復有施一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食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舍百阿那舍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若作房舍施四方比丘衆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舍百阿那舍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衆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衆及受戒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舍百阿那舍百阿羅訶百

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衆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衆及受戒若有爲彼一切衆生行於慈心乃至犍牛頃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陀洹百斯陀舍百阿那舍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衆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丘衆及受戒爲一切衆生行於慈心乃至犍牛頃若有能觀一切諸法無常苦空及非神者此於彼施爲最勝也於居士意云何昔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當知即是我也我昔爲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居士我於爾時爲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爲天爲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

建九

十六

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
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居士
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爲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
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
爲天爲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
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
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
脫一切苦佛說如是須達多居士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品梵波羅延經第十五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
園爾時拘娑羅國衆多梵志中後彷彿往詣
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
問聽我問耶世尊告曰恣汝所問時諸梵志

建九

十七

問曰瞿曇頗今有梵志學故梵志法爲越故
梵志法耶世尊答曰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
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時諸梵志問曰瞿曇
云何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諸梵志等越故
梵志法來爲幾時耶彼時世尊以偈答曰

所謂昔時有	自調御熱行	捨五欲功德
行清淨梵行	梵行及戒行	率至柔軟性
怒亮無害心	忍辱護其意	昔時有此法
梵志不護此	梵志不守護	所有錢財穀
誦習錢財穀	梵志守此藏	衣色若干種
屋舍及林榻	豐城及諸國	梵志學如是
此梵志莫害	率守護諸法	往到他族門
無有拘制彼	發家乞求去	隨其食時到
梵志住在家	見者欲爲施	滿四十八年
行清淨梵行	求索明行成	昔時梵志行

彼不偷財物	亦無有恐怖	愛受攝相應
當以共和合	不為煩惱故	怨姪相應法
諸有梵志者	無能行如是	若有第一行
梵志極堅求	彼諸姪欲法	不行乃至夢
彼因此梵行	自稱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
慧者當知彼	牀薄衣極單	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	立齋行布施	齋時無異乞
自於已乞求	立齋行施時	彼不有殺牛
如父母兄弟	及餘有親親	人牛亦如是
彼因是生樂	飲食體有力	乘者安隱樂
知有此義理	莫樂殺於牛	柔軟身極大
精色名稱譽	慇懃自求利	昔時梵志行
梵志為自利	專事及非事	彼當來此世
必度脫此世	彼月過於月	見意趣向彼
遊戲於夜中	嚴飾諸婦女	吉牛圍遶前

建九

十八

婦女極端正	人間微妙欲	梵志之常願
具足車乘具	善作縫治好	家居及婚姻
梵志之常願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有餘錢財	大王相應此	梵志及車乘
象齋及馬齋	烏齋不障門	聚集作齋施
財物施梵志	彼從得此利	愛樂惜財物
彼以起為欲	數數增長愛	猶如廣池水
及無量財物	如是人有牛	於生生活具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來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汝多有牛
大王相應此	梵志及車乘	無量百千牛
因為齋故殺	頭角無所燒	牛猪昔時等
往至捉牛角	持利刀殺牛	喚牛及於父
羅殺名曰香	彼喚呼非法	以刀刺牛時

